

□ 13
3135
3



門 13
3135
卷 3

昭和十年
一月十一日
購本



沈註駢拇足大
皆與第二指相
連為一也枝指
手六指傍枝生
一指而六也此
皆生而有者故
曰出於性然於
同有之德為後
矣附生之肉駢
擊之癭皆稟形
以後方有故曰
出於形然於本
生之性為後矣
駢於明者亂色
而離朱則以為
是也朱註德猶
言能性生也四
非字不但文法

莊子因卷之三

外篇駢拇第八

三山林雲銘西仲評述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滯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滯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滯六律金石絲

駢拇

亦反詰之詞多
方駢枝於五藏
此句衍多方二
字或曰淮南擢
德掩性播消掉
捐仁義禮樂暴
行越智於天下
以招號名於
世註擢取掩縮
也按掩塞形似
義亦兩通縮猶
縮屋也呂註擢
德助長也塞性
厭其所生也焦
註貳貳貳之貳
增其文句也沈
註敬又作整謹
音屑整謹分列

竹黃鍾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
以收名聲使天下簞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
曾史曾參
史鮒也駢於辯者纍瓦結繩
纍瓦結繩言聚無用之語
如瓦之纍如繩之結也
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
也跬半步而行也
形容其勞之意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
天下之至正也
此段言仁義本
非道德之正也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
情故合者不為駢而枝者不為跂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
為不足是故鳧脰雖短續之則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故
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
此段言道德之正
即性命之情性命

用力之貌諸註
不及不可從也
駢註下脫以凡
丸誤彼正者
宜照上文作至
正歧當作此沈
註太憂言不待
忒而自本也忒
字疑有誤
人情即上五藏
之情性命之情
謂本來面目也
陸註高目者心
有憂勞不欲瞳
視故半閉其目
則見其睫蒙茸
如蒿也屈折乎
禮樂之文响俞

之情各有固然不假於
外之作爲所以無憂也
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義何其
多憂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齒之則啼
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
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饗貴富故意仁
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
此段言
仁義所
以非人情者
以其多憂也且夫待鈎繩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
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响俞仁義以慰天
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
鈎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

乎仁義之類也
英疏喻猶也
撫也則其形則
亦削其性也或
曰韓退之所謂
以煦煦為仁以
子子為義是也
陸註纏索之兩
股者又曰虧則
削其性矣侵其
德矣既不可虧
則仁義又奚連
連乎出遊也又
曰古而不弊今
而不新此所謂
常然也或曰招
與淮南招義而
責之招同又

約束不以纏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
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一不可虧也則仁義又
奚連連如膠漆纏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使天下惑矣
此段言天下本有常然以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
仁義用之徒滋其疑擾也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
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
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
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
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臧與穀二人相

淮南自三代以
下者天下未嘗
安其情性而樂
其習俗保其修
命天而不失於
人虐也又曰臧
穀方言荊淮海
岱之間擊曰臧
婢曰獲是當以
獲音穀又曰問
訊其罪也陸註
佛書所謂金屑
雖貴着之眼中
何殊沙土蓋天
下之人殉君子
之名而為善及
至論其極處殘
生傷性此小人

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
博塞以遊二人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
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
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絕頂快談
侏儒未免縮
矣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
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
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
間哉此段言以身為殉者不同而同歸於傷性且夫屬其
性乎仁義者雖通如魯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

莊子內
卷之三
駢拇

同則又何問取
乎君子小人之
辨而必欲殉其
名也哉甚言其
不可殉外而喪
真也又曰屬性
此段分明指出
已意屬如屬意
之屬言以仁義
為吾性之固有
而屬其性乎仁
義也郭註以此
係彼為屬屬性
於仁狗仁者耳
故不善也不付
之我而屬之於
彼雖通之外彼
而我已喪矣陸

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
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
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聰
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明
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
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
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
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淫
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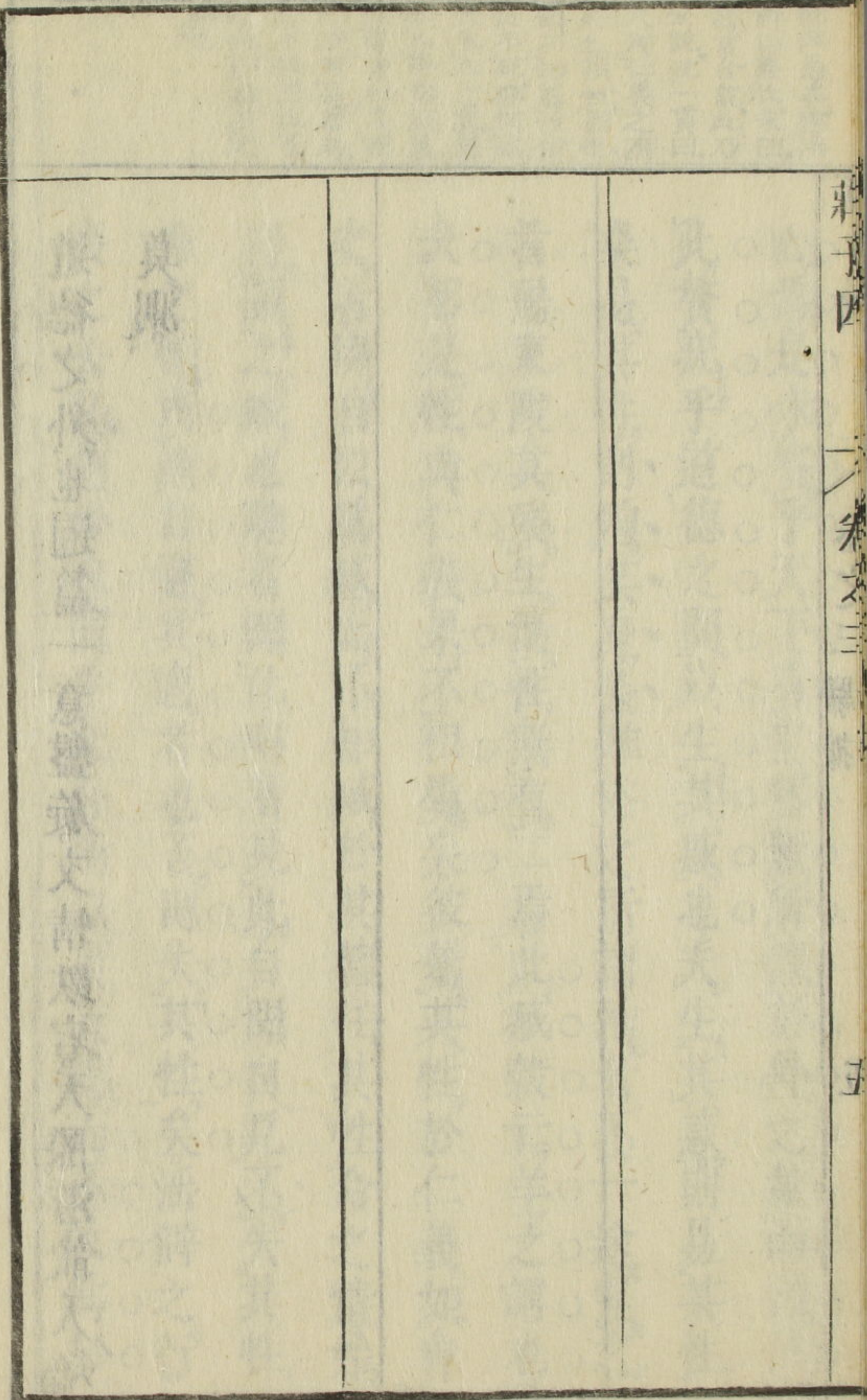
註性者物之所
屬非屬於物者
也而數子皆屬
物非吾所謂臧
也司馬云俞兒
古之善識味者
也魚註淮南子
作史兒尸子曰
膳俞兒和之以
薑而為人主上
食陸註苟其聞
見在彼而不在
我是得人之得
適人之適而不
能自得其性命
而適之則距夷
豈有間哉不為
仁義不為淫僻

淫僻之行也。未仍歸道德之意。仁義淫僻仍當作一申看。
或曰淮南引此文而曰所謂達者非謂知彼也自知而已是故身者道之所托身得則道得矣道之得也以視則
明以聽則聰以言則公以行則德也。
天下之至正者性命之情而道德是也乃用之而為仁
義遂有忘其所始以成淫僻之行淫僻者至正之反也
故聰者聞此明者見此辯者言此於是有離朱師曠楊
墨與魯史並稱而各著其所長總之其在性命之情不
過為駢枝之屬耳夫性命之情各有固然自適其適所
以無憂也彼仁義則殆不然仁人憂世之患其用心也
與饗貴富之不仁者等而顧曰不如此無以慰天下之

則而忘矣應潘
 僻仁義收朱曰
 篇首合說此乃
 分說沈一貫曰
 夫殉仁義之有
 殘生損性固也
 顧不知尊性命
 徒不死亦何益
 天生入之意豈
 欲人苟偷視息
 如龜雀松灵而
 已哉若是篇者
 吾不敢護莊子
 之短而曲為之
 解也

心焉是未審乎天下有常然無所假於外之故而漫以
 此贅就乎道德之間以生其惑也夫生其惑則易其性
 矣易其性則殉其身矣雖俗之所謂殉者不一途究之
 首陽東陵其殘生傷性無有二焉此臧穀亡羊之謂也
 夫然是性與仁義果不相屬矣彼屬其性於仁義如魯
 史者固自以為臧而不知臧於其德任其性命之情始
 得謂之臧也聰者聞此明者見此自聞自見不失其性
 命之情所謂自適其適者也否則失其性矣淫僻之行
 夷之去跡何必有間乎此吾所以貴道德而不敢為於

道德之外也通篇一意盤旋文情跌宕天際游龍天矯
 莫測



真性二字通篇

主腦

范註鄭司農云

古者魯後但為

義後臺節郊特

牲所謂臺門也

築土為臺臺上

架屋當中為門

今俗稱儀門天

女亦有儀之

庭

陸註自伯樂治

馬不能適其

適

呂註乾草飲水

則耕織自給之

譬也燒剔則雜

則強為仁義之

外篇馬蹄第九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足而陸此

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王者之居也無所用之及至伯樂

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維之燒以火印烙也剔剪其毛刻削其甲也維絡同

連之以羈馬絡首曰羈絡足曰馬編之以草棧槽櫪也馬之死者十二

三矣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檝飾之患馬銜曰檝

馬纓而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

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鈎

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鈎繩哉然且世世稱

譬也。飢渴馳驟則屈折禮樂之譬也。

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

此亦治天下之過。言猶治天下者。過用其情。而傷民性也。而反謂之善治也。此段喻為治者。不得民之常性。不足以為善也。描寫治馬情形。備極逼真。忽插陶匠一段。伴題。便覺文勢紆曲。此有意為文者也。吾意善治

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

皆同此。一而不黨。命曰天放。天放。曠蕩於天然自有之故。耕織也。中而已。私一無所與也。故

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

填填。遲重也。顛顛。專直也。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群生。連屬其鄉。

水陸之道不通。故禽獸成群。草木遂長。故其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

可攀援。而闕民無機心。不夫至德之世。國與禽獸居。族與

林註。聚世皆然。故曰同乎。

萬物並。不知其孰為同。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

或曰。同。侗然。無知。無欲之貌。

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

山木為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

得其常性。所以為善治也。寫出太古景象。千古在目。令人神往。及至聖人。斲鑿為仁。蹏

疑。註怠。疑不急。趨也。即無欲也。斲。斲。斲。斲。斲。

跂為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為樂。摘擗為禮。而天下始分

也。斲。斲。斲。斲。斲。

矣。斲。斲。斲。斲。斲。字皆從足。蓋脚蹏不安之意。澶漫。即汗漫也。摘擗。屈折手足之意。故純樸不殘。孰

仁。善所以維持。道德者也。禮樂

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

所以節和性情。也。文采。所以彰

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

五色六律。所以顯。顯五聲也。

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

此段言仁義本是造作出來。以致道德日凋。皆聖人之作備也。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

致道德日凋。皆聖人之作備也。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

范註勇之相踈必以足向後故曰分背相踈

介古八父

介如介介獨惡是之介倪既通

介倪怒視也闔塞也闔扼揜塞

衡扼也驚曼促強之多也

或曰俗飾形體者禮之事也而

曰樂者其文成語也與前篇語

意小異

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踈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阨

齊之以月題月題馬額上當而馬知介倪闔扼驚曼詭銜

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介倪猶睥睨也闔曲也驚抵也

曼突也詭銜吐出銜也竊轡齧轡也皆馬之知能至於血也言馬而不言植木植木無知而馬有知也夫赫

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

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鼓

仁義以慰天下之心縣鼓如懸物而使入跂足及之而民乃始踈跂好知

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此段從上又推出一段流弊出來見

得民之好利皆聖人使之則仁義禮樂方密之目介

果不足以治天下也文勢叠而非複讀如曼曼

治天下猶治馬也治之而適所以害之伯樂治馬而非

馬之真性也誠無以異於陶匠之治植木而違植木之

性也乃世猶各以其善稱豈知善治天下者之所以為

善哉夫善治天下者亦不過使民自得其常性耳同德

天放所以稱至德之世也及聖人為仁為義為禮為樂

而民始非至德之民非民之故異也蓋仁義禮樂原非

常性中之所固有以其廢道德離性情而後為之此工

匠殘樸為器之謂也何疑乎伯樂治馬而馬之知至於

盜聖人治民而民之能歸於利乎則聖人之過無以辭

矣。此篇自首至末，只是一意，其大旨從上篇天下有常然句生來。莊文之最易讀者，然其中之體物類情筆筆生動，或以為意不多而詞費，疑為擬莊者所作，恐他手未易到此也。

此篇自首至末，只是一意，其大旨從上篇天下有常然句生來。莊文之最易讀者，然其中之體物類情筆筆生動，或以為意不多而詞費，疑為擬莊者所作，恐他手未易到此也。

外篇胠篋第十

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縻，固扃鑰。

此世俗之所謂知也。胠，開也。凡作文起手最難，如此突

覓其首尾，蘇長公常得此法。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

緘縻扃鑰之不固也。此句警健有力。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為

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

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從盜上開闢，馬過忽落正意，下又忽入

引証文之變化莫測。何以知其然？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犬之音

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竟之內，

呂註謂世俗所謂聖知者如此，真聖知固不然也。

焦弱侯云十二世有齊國自田敬仲至齊威王十二世也

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
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
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
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
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田成
以私量貸公量便是借聖人之法以濟其竊國之私後世
王莽之金賸惠卿輩之周禮皆挾此術已被莊叟一語道
破此段引田成事作証留下面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
餘地層層說去此文字波瀾也
至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大盜守
者乎
○說出至字方是議論聖人正意即將上面文法翻跌有致
何以知其然邪昔者

善人雖得聖人之道而無益音義淮南子曰長弘鉞裂而死一曰割腸曰施或曰淮南盜賊之心必託聖人之道而後可行
而為害音義楚宣王朝諸侯會恭公後至而酒薄楚怒而伐之梁惠王欲擊趙而畏楚故葉其不及援也而圍趙許慎淮南子註典此異

龍逢斬比干剖萇弘施子胥靡施裂也靡爛也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四子有聖知其為身之絨膝肩鑄可謂固矣乃不足防次無反以招盜誠哉聖知之不足恃也
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
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
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
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
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
也多善人承上龍逢四子來但世之為四子者少為跖者多故利害之數者不敵也故曰唇竭則
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培擊聖人縱舍

或曰高誘註虛無水也夷平實滿也。前一喻尚是聖人連累大盜是一喻竟說大盜是聖人化身矣。愈出愈奇。或曰盜匪滿大盜者屬諸侯。二之門義士存身又政口淮南大家攻小家則為暴大國并小國則為賢。逐隨也。掘本之而據其國也。陸註大盜既竊聖人之法以

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狠手殺手。取古人髮指眦烈。吾不知其胸中有何憤懣。竟至於斯。切勿與韓退之見之。便以常理較量。全不體其立言之意也。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法立一弊生。到此真屬無可奈何。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

得國則人人逐于得國之利而爭相盜竊。朱註逐於大盜至利者，甘字衍文。或曰，鄧析子作逐於大盜，謂諸侯司馬云，據持亦及投奔之也。陸註，魚利器絕，聖人知義本於老子，又曰不貴難得之貨，此段分明是老子疏。註曰，註絕奔者，非滅奔之也，不以生於心而已，摘毀者非出奔。

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引此語，見得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之意。彼聖知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言此大盜非賞罰所能勸禁，皆由聖人利而使之。故聖知者，不可以明示天下也。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剖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殫，盡也。論議，論道也。此言過亂，擿亂六律，鑠絕竽瑟，棄也。塞瞽瞍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

之也。不以貴之心也。交破者非燒碎之也。以信示之則民朴鄙而符室非所恃也。培折者非果培折之也。以平平之則民不爭而斗衡非所恃也。塞耳膠目欲反所及視也。我反所及視則天下令其聰明。彼外立其德而煇亂天下者則非含其聰明和德而反於性命之情者。法之所無

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鈎繩而棄規矩。擱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擱。折其指也。多着。大巧若拙。四字。便覺文勢不排。刑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仍是上面文法。顛倒。彼人含其明。則天下出之。此化板為活法也。不鏖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煇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燭火也。法之所無用。言於治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

用也。此軒轅氏別是一君。非軒轅黃帝也。或曰。鄒析子。栗陸氏。殺東里子。桀殺龍逢。嬴音勿。莫也。李云。免。網曰畢。畢。魚網也。音義漸。漸。漸。漸。或曰。漸。漸。同。荀子。問。一。而。告。謂之。噴。噴。噴。通。乃。像。言。之。聲。徐。無。鬼。備。頤。滑。有。實。古。今。不。代。註。升。降。止。下。而。頤。也。流。動。旋。轉。

尊盧氏。祝融氏。伏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其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鷄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自結繩至此。語本老子。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羸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迹接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好知。以知謀相尚也。相尚。則高下相傾。長短相形。而天下日多事矣。何以知其然。邪。夫月弩畢弋。有柄之網曰畢。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鈎餌網罟。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削格。木柵也。捕。罾。兎鹿者用之。豈

而滑也。此此為詳解垢林註隔角也。非也。天地篇。彼契訖索而不得也。喫口解反。據此解垢喫。詭古字相通。又按。進進。傳解說之貌。淮南行所不得已之事。而不解。構耳。此亦一說。每。李。云。猶。會。會。按。草。茂。貌。左。傳。原。田。每。每。時。音。佩。司。馬。云。薄。食。也。擊。其。甚。微。音。而。言。則。餘。亦。擊。可。

罕之知多。鳥昏謂之羅。兔罟謂之具。罕。翻車也。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頡滑。不正之語。解垢。詭曲之辭。此段備言奸知之生亂也。機心生而機事起。機事起而機禍深。鳥魚人獸。其亂一也。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此又推原天下大亂之由也。天下之所以大亂者。蓋求亂。其所不知以異於人。而不知求其所已。知有本體之自同也。皆知非人之所不能。而不知已之所。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燬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愴與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愴與。微息而動之物。蝸牛之屬也。肖翹。輕飛之物。蝶蛾之屬也。此段言乖戾之氣。感召如此。實

知矣。種種也。今與楚諺言。利實者謂之種種。打種。種即是意也。厚。厚郭註。作以已。論入。蓋承其所。有。皆。者。意。承。或訓作多言。承。俗。惑于辯。意。承。要。知悅字。是承上。誠好知來。則厚。厚宜作多。知。意。講。為。宜。與。恬。淡。無。為。四。字。相。反。連。篇。頭。腦。筋。節。俱。有。關。照。也。

有此理。其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若已。效非誣。倒鎖。一句。造。應。上。面。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釋至德之世。作法甚奇。夫恬淡無為。而悅夫。厚。厚之意。厚。厚已亂天下矣。種種。淳厚也。後役。有為人也。厚。厚多言者也。已亂天下。要說得緊。一層。言有悅之意。便足亂天下。而有餘也。世俗所稱治天下之法。莫聖知若矣。乃聖知所以治天下。而亦所以亂天下。夫以其備盜者。無一而非資盜者也。田成子之竊齊國。即以齊國之法。守其盜賊之身。此巨盜負。賈揭。篋。擔。囊。之類也。聖知之不足恃。如此。豈矯語歟。蓋聖知之法。聖人舍此。無以為聖。而大盜舍此。即

莊子內篇齊物論第三 莊子

由是至誤

無以為盜。若以聖人止盜是利盜也。此聖人所無可如何也。誠欲無利盜乎。計非絕聖棄知不可。聰明巧德。任天下之自有。而不使曾史楊墨師曠。簡朱有獨立之名焉。此至德之世。所由老死不相往來者。非以此邪。迨至三代以下。而人乃以賢者相傾矣。延頸舉踵。羸糧而趨。彼何為者。邪。好知之過。誰厲之階。夫使民求奇務異。以尊耳目之所不及。鮮有不相率而為偽者。此亂之道也。鳥亂於上。魚亂於水。獸亂於澤。俗惑於辯。其致一耳。然其為好知之故者。何也。求乎外之異。而忘乎內之同。備

乎人之責。而矜乎已之用。是以至於亂。而不知天地萬物皆失其性。舉以此矣。夫所舍如彼也。而所悅如此。則嗶嗶之意已非恬淡無為之風。治天下者。其即所以亂天下哉。此篇亦與上篇意同。但此更覺痛發憤世嫉邪。幾於已甚矣。其文情飛舞。奇致橫生。林疑獨以篇中有十二世有齊國等語。以為西漢之文。然西漢有此汪洋氣局。恐無此精鑿議論也。

康侯以厥德...
 十一...
 天...
 人...

郭註有使自在則治治之則亂也

沈註在者存而不擾之謂

猶言豈用治天下者哉

毗偏附也或曰淮南喜怒者道之邪也憂

悲者德之失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

喬詰卓驚矯拂恃戾之意或曰荀子橋泄即矯

外篇在宥第十一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滯其性也者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滯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以長久者天下無之性中原無苦樂有苦樂皆為滯其性也性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喜怒等語根上樂苦來萬物負陰抱陽冲氣為和所以與天地通也

在宥
 卷之三
 在宥
 七

誰也。驕嫖之義。與此喬詰頗同。相於技也。如技壺角射之類。相於淫也。如歌舞動入相於藝也。如輪巧離明相於疵也。使人掩過飾非。變卷如拘儒墨守。儉囊如喜事更張。褚註增韻以儉攘之。揆附獯字。條引莊子註。又賈誼傳國制儉攘上音倉。下女。庚切。亂也。變卷謂拘束於禮樂。

有樂必至。太喜而毗於陽。有苦必至。太怒而毗於陰。陰陽并毗。則天地之氣不和。反傷人之形矣。是自人致之者。亦即自人受之也。毗。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助也。剗論奇與。中道不成章。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驚。而後有桀跖魯史之行。喜怒失位。四句皆不安其性命之情。是傷人之驗。喬詰。則尚高詰。則窮盡卓。則難及。驚。則不羣。皆非常之行。盜跖魯史。俱非天地之和所生也。故舉天下以賞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句。句。焉。終以賞罰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夫天下有盜跖魯史。非天下之幸也。天下不安其性命之情。故有善有惡。治天下者。賞善而罰惡。日不暇給。而惟賞罰之為。則人亦惟奔走於賞罰。而不遑而已。性命愈不得而安也。何暇二字妙。而臣說明。

仁義儉攘。謂馳驟其聰明聖智。沈註。過而不留。尚嫌其多事也。而又珍之重之。非存戒不敢授受。非跪坐不敢進獻。播之於詩歌。併舞而薦之於清廟。明堂其愛芻狗而惜遠廬。如此。或曰。淮南取成之迹。相共危坐而說之。鼓歌而舞之。故博學多聞。而不免於惑。王弼曰。無以易其身也。

那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說仁邪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說禮邪是相於技也。說樂邪是相於滯也。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知邪是相於疵也。病痛在。可存可下之。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意相助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變卷。儉囊而亂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變卷。儉囊而亂天下也。八者皆人不安其性命之情。所以有此變卷。不申雙劍。遍體繞匝。異光逆射。蘇長公慣熟此法。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齋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儷之。吾若是何哉。迂儒剽竊。不得其要。其一段尊信古人。糟魄處。如狂如海。可。

莊子內
卷之三 在宥
六

故曰貴也。如此乃可以托天下。或曰：昔子心利之有天下，同句法。沈註：貴愛其身甚於天下，而不敢以輕試之。五藏所以藏貌言視聽思入身之五行也。居如尸之不動，見如神龍之不可測。沈註：神順物而自動，天隨理自行。

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不得已，是迫而後應意。莫若無為。天下愛以身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能貴愛其身者，方不亦可以寄託於其身。以安其性命之情也。四句出老子。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焉。炊累，謂萬物皆圍吾生育之中。如炊氣積累而熟。吾又何暇治天下哉？何暇二字，應上何暇句。呼應絕佳。得失判然。一篇大家諸篇篇可東置高閣矣。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汝慎無撓

應不聞治天下。汝或曰：淮南古之真人立和天地之本，抱德煬和而万物雜繁焉。孰肯解構人間之事以物煩其性命乎？人心好高，若一人欲臧則人人樂居其臧之名，以故有善否相非諸弊。而大德不同矣。諸解于上下文，久理會上下囚殺止既不得，下又不甘或囚苦以爲通。

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下囚殺，淖約柔乎剛強，廉潔彫琢其熟，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儂驕而不可係者，其惟人心乎？人心或爲人所排，則失志銷魂而下。或進之，則希高望遠而上。上下無常，或係縛如囚，或構開如殺。方其囚也，若處子綽約而柔服乎剛強，及其殺也，若刀劍廉利。剛割可以彫琢者，焦火喻其躁，凝冰喻其堅。俛仰四海，喻其速。淵靜縣天，喻其動靜之各殊。而總以儂驕不可係。斷之。此人心所以不可撓也。可作一部西遊記讀。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撓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胈，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爲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頓句。堯於是放驩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

卷之三 在宥

或等殺以為變。清約柔乎剛強。爭既不得則以不爭爭之淵而靜深藏也。靜而天不也。價與奪同。價驕天然。榮辱。爛漫雜亂之意。

脊脊相踐藉也。

莊子因 卷之三 哓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勝任也。句法矯。矯驚鳥展翼之態。下有桀跖。上有魯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堯舜勤勞。湯武征伐。皆以仁義櫻人心也。仁義之端。開故下者。負不仁不義之名。而為桀跖。上者得行仁行義之名。而為魯史。以至儒墨各各緣此。立教彼此相勝。依同之德衰。性命之真喪矣。百姓於是殫思盡慮。接應不暇。所謂求竭也。起落頓挫。奇於是乎。斬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致相生。文之能事畢矣。於是乎。斬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櫻人心。故賢者伏處太山。岷巖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

欲有所施為而。又動手不得。故曰桎梏。朱註心無愧而事不知耻。故無愧則不知前日之非。不知耻則不改。後束之轍。桎梏必鑿而後成也。盜賊假嘴。矢以張其威。祭趾亦假曾史以文其奸。沈註。桎梏也。接楫。械也。接楫。械也。接楫。不楔也。械不楔。不楔也。械以接。桎梏。管。嘴。矢。即。鳴。鑄。言。曾。史。為。

桎梏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噫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耻也。義窳而刑罰用。乃勢所必至。其究使賢者高蹈而遠引。萬乘抱憂而孤立。儒墨之徒。乃始抱其仁義聖知之談。於桎梏之間。思有以救之。孰知即仁義聖知之所致乎。甚矣吾真可耻也。此段疾世之談。應於大聲痛罵矣。未知聖知之不為桎梏接楫也。仁義之不為桎梏鑿枘也。枘音榘。鑿音榘。枘音榘。鑿音榘。焉。知曾史之不為桀跖嘴矢也。嘴音噉。矢音。嘴音噉。矢音。使堅也。枘木端所。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四字作案。顯是病根。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

架跡之先声而指獨也

未得聞至道之精而先多所欲

躁急之至所以不待族而雨不待黃而落也

註陰陽不相

辰各當其職故曰官也精氣乘

足以固結故也

剪翦猶瑣瑣也

蘇子瞻曰雖天

地之精不能供此有心之耗故

荒丘之符先見

於日月以一身

占之則耳目先

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人民吾又欲官陰

陽以遂羣生為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

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

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倭人之心翦翦者

又奚足以語至道所問者在至道之精故曰物之質質者

未散之朴也所官者在官陰陽遂群生

故曰物之殘殘者朴散之器也黃帝以不義櫻天下之心

離披解散之氣微於陰陽驗於三光符於草木著於人心

皆其所致故不足以語至道說出一段黃帝退捐天下

築特室席白茅閉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黃

帝順下風膝行而進載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

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問治身方知廣成子蹷然而

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女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

之極昏昏默默四語見至道本無形所謂依之無視無聽

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

以長生自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

長生神為形之主無視無聽所以抱神以靜也神靜則形

自正矣形正則必靜必清形不勞而精不搖長生之

理豈有外焉此言入道之法大道歌云神一出便收來

神返身中氣自回如此朝朝弁暮暮自然赤子結靈胎蓋

本於慎女內握固其閉女外關鍵其多知為敗我

為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女入於窈冥

病矣載通

但問治身則所

操者約而所及

名廣矣

經註老子云窈

窈冥冥其中有

精又云載營魄

抱一能無離乎

形將自正由內

及外工夫乃可

以長生內外交

養生夫形乃長

生內外合一工

生予因

卷之三在宥

七

細玩遂直致也。此段正是糠粃。堯舜工夫或杜。作坎離交媾。非是手探月窟。足蹠天根。到頭來。總是天性。知天。天地陰陽各足。其事與汝無干。物將自壯。万物自然遂長也。翼註李淳風云。千二百歲謂之大冠。曰陰陽之小紀。此化彼育。此長彼消。吾之道何道。即天道而已。

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女身。物將自壯。然道有陰陽。不可不知也。吾為汝遂於大明之赫赫發乎地。吾為汝入於窈冥之門矣。則見至陰其肅肅乎。而至彼至陰之原。則陰主靜。陽主動。而天地有官矣。陰中有陽。陽中有陰。而陰陽有藏矣。此即坎離交媾之說。然惟慎守汝身。如慎內閉外等語。則吾身之藥物將我守其一而處其和。也。和即遊心。此言下手工夫。于德之和也。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女。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此言正

答所以

蘇子瞻曰。皇精也。王粗也。羅註。生而上見日月之光。死而下為土矣。不得道而下為土。則與百物無異矣。皆向也。緝同。緝向我道而緝。死遠我道而緝。昏憤皆所難免。惟得吾道而後能免也。我獨存乎。我之道存也。雲將喻欲施膏。凡遭鴻蒙遇元氣和調。兩方為有益也。

長生之意。彼其物者。指道而言也。蓋道超形器。而獨存不。受變滅。世人不知。以為此生有涯。皆不知道者也。得道者。為皇。為王。以其神明之用不測也。失道者。見光。為土。以其形不出於照臨覆載之間而已。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女。又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百昌百物也。生土上。反將去汝。入無窮遊。無極與日月天地。當我緝乎。遠我昏乎。同為不朽。曰門曰野。皆道之所在也。當我緝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當我而來者。吾不知其來。遠我而去者。吾不知其去。人盡死而我獨存。三句總形容長生之意。通段言治天下為殘。治身為質。根上貴愛其身。向來未有全治身。而能治天下者。也。語語俱為內丹之秘。讀此則諸道書無遺蘊矣。羅註。緝字絲之合也。其合緝字。言仙境之義。若如緝之合。而不可離。字聲之遠。我者。查其而不復見乎。三字。有閱世之意。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鴻蒙方將拊脾。雀躍。

在者

雲本隨氣行止

而遊

雲將見之。倘然止。贊然立。

雲將雲也。扶搖風也。鴻蒙氣也。倘然。自失之貌。贊然。

拱立。曰。叟何人邪。叟何為此。鴻蒙拊脾。雀躍不輟。對雲將

曰。遊。雲將曰。朕願有聞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

呼者不鴻蒙意以雲將。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

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群生。為之奈何。鴻蒙拊

脾。雀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

雲將所問。與黃帝問同。鴻蒙答以兩弗知。其義已異。又何須再問乎。兩弗知。與下何知俱與未各復其根。而不知是通段結穴。無義也。雲將不得問。

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

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

大稱鴻蒙之詞也。

再拜稽首。願聞於鴻

朱註。浮游猖狂。猶曰飄搖。指神也。即湯蒙。

遊至鞅掌之時。但見物皆無矣。而已。

或曰淮南作翹。翹不知所往。

放。依歸之意。

免死孤悲之句。無此語妙。

毒害也。問奈何則害矣。僊三軒。舉之意。歸矣。是鴻蒙欲去。非教。

蒙。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鞅掌以觀

無妄。朕又何知。

此猶上吾弗知之義。弗知所以為真知也。猖狂。放佚貌。鞅掌者。外勞而心逸。如庚桑楚所謂鞅掌之為。使是也。遊。即上文之遊。言我之遊。拊脾。雀躍。惟鞅掌以觀化。舉目。問皆真機。自動而已。此外無有

也。雲將曰。朕也。自以為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

於民。今則民之放也。願聞一言。

言我亦知猖狂自便。但民不得已也。今既為民所放效矣。願聞一言。亦非得已也。不得已。三字。應上不得已。而臨泄天下句。鴻蒙曰。

亂天下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群。而鳥皆夜鳴。

災及草木。禍及昆蟲。意治人之過也。

此段與廣成子所答亦同。言天地萬物之不得其所。皆治人者擾擾。以致之耳。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意毒哉。僊

生千因

卷之三 在宥

三

雲將歸也
 意心養之如中
 心養之養其
 毒哉一若同意
 言使我心憂也
 沈註治人之術
 在自養其心尔
 徒但也洋填自
 然之氣
 収拾至此是無
 為絕頂工夫
 不知不離即離
 二渾忘氣象
 或三芸三葉盛
 兒

僊乎歸矣仙仙猶翦翦也毒害也言所以為害者蓋此仙
 有教其歸根仙之心乎歸矣言不必更問便當歸去也暗暗
 反本之意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意心養
 汝徒絕處無為而物自化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
 大同乎洋溟言以心養汝徒眾不必作為以俟物之自化
 聰明倫類也與物相忘則不生分別之見也故墮形體吐
 同乎洋溟者總歸於無氣之始無極之先也鮮心釋神莫
 然無魂鮮其心之所係釋其神之所拘莫然者坐忘之象
 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
 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關其情物故自生
 萬物云云以下言物自化也各復其根是安其性命之情
 也各復其根而不知連安其性命亦不知誰為之者渾渾

稀註衆同已而
 喜之則已衆
 無異矣曷嘗出
 乎眾哉
 沈註有所聞乎
 此而不能自信
 必因眾皆是之
 而後自信然則
 其才之出眾人
 之下明矣才出
 人下而欲謀人
 之國是見前人
 之利不見其患
 也一擲不勝而
 万瓦解矣
 不可以物三而
 不物不可以三

沌沌二句以不知故能復根也若知此是復根則此心又
 着於知遂不在於根了故物本無名何待於問物本無情
 何待於關物之
 自生不可強耳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
 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通段言治天下者以無為
 即應帝王篇所謂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
 而無容私之註脚也柳子厚郭橐駝傳議論本此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同於己
 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眾為心也夫以出乎眾
 為心者曷常出乎眾哉因眾以寧所聞不如眾技眾矣而
 欲為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
 人之國僥倖也幾乎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

字作雖未經意
講陸註連用二
物字上虛下實
物三謂能主張
綱維乎是物也
或曰淮南物二
者上乎万物之
中註物三者造
万物者也
正鮮不必喜同
前只破其喜同
也
褚註擊汝適復
之撓一句欠
明暢蓋與老子
孰能安以久動
之徐生意同
為天下配即道

也無萬分之一。其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
夫有土者之不知也。此段從上大同句生來。見世俗之人不能大同。輒思以己服人。故有異同之見。竟究不能勝人。徒以人之國僥倖。未有不喪人之國者。此等人之議論。有土者所不當存也。文情繚繞。綽約。饒有。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此又根本上。出乎眾為心。不能出乎眾之意。言有國者。必有不為物用。處方能用物。不為物用。乃自己有个大本領。如下文所云者。明乎此。則不特治天下而已。也將提挈陰陽。主宰造化。出入六合。而遊乎九州。元神默運。獨往獨來。至無也。而實至有也。看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如轉輪。轉折變化。莫測其端。

不益于物之意
行字無方行所
無爭也撓如撓
万物者莫疾乎
風之撓言因物
之所能動者而
動之
褚註頌論猶謏
論即老子孔容
之德惟道之從
第以形軀論之
則固大同于物
而為天地之友
矣
賤而不可不任
以下俱開堯觀
有者昔之君子
然無甚精微

之於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為天下配。處乎無響。行乎無方。擊汝適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立教自處於虛。因物順應。處乎無響。寂以待感也。行乎無方。因人變化也。擊汝適復。天下而適道也。復來也。之往也。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其往來自如。撓挑無極也。出入無旁。獨往獨來。無所依傍也。與日無始。則無所窮極。可知矣。蓋大人之教。擊天下而遊於大道之中。如此。頌論形軀合乎大同。而無已無已。惡乎得有有。觀有者昔之君子。觀無者天地之友。夫大獨有如此。若頌論其形軀。則又與眾無異也。此所謂合乎大同也。既曰大同。無以有己。焉能獨有其有哉。故見有者為二王之徒。昔之君子也。若見無者。則非提挈。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為者。事

言與天地無首
節俱有訓詁氣

薄說作道
沈註當作積於
後而不薄

取曰不明於道
者下脫一句上

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
 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
 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為者天也。此言無為
 中之有為也。楊子雲法言多學此句法。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
 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不恃。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
 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辭。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因
 於物而不去。此言有為而仍歸於無為也。物者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
 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上二句見不得不為。下二句見不
 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不明於道者悲夫。大有為無為皆道也。不通於道

文可例推

是不明於有為無為之故。悲夫與上文悲夫有上句相應。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為
 而尊者天道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王者天道也。臣者人
 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承上指出道有天人
 從有為無為分別。主為本。臣為輔。一人一事皆有不必作君臣看。

天下之不治也。以有治天下者也有治天下則不能無
 為。不能無為。或使天下之為樂為苦。皆性命之情所不
 受。治術雖多。徒滋亂耳。何者。以其擾人心也。夫天下之
 為苦為樂。而大喜大怒所從出也。毗陽毗陰之故。而四
 時寒暑皆失其常。使天下翬然滯其性。以遷其德。始有

善惡之行是自天下致之者而卒自天下受之故盜跖
魯史之徒皆非治世所宜有也乃治天下者猶分其善
惡而從事於賞罰焉其欲人之安乎性命亦已難矣况
復重以聰明仁義禮樂聖知行於其間哉不知此八者
之在天下固無益而有害也乃惑之而不解爲之而日
甚此世俗之見固然非所論於君子矣君子者以無爲
安其性命者也貴愛其身所以寄托天下於以觀物之
自化焉誠有見乎人心有不可撓者也試徵之古帝王
乎古帝王之撓人心也以仁義開其端以是非分其際

以刑罰繼其後其治天下也卒以亂天下也其效可觀
矣乃儒墨尚思所以救之亦試問其致此者誰實爲之
乎絕聖弃知老聃所謂天下治者亦有見乎此矣然非
自天下而始也廣成子之告黃帝也曰慎身壯物守一
處和其所謂不族而兩不黃而落光之益荒心之翦翦
者所不計也以無爲自安其性命而不以撓夫心是貴
愛其身之說矣然非自吾身而止也鴻蒙之告雲將也
曰心養大同復根不知其所謂位天弗成鳥皆夜鳴災
及草木禍及昆蟲者皆無慮也以無爲安人之性命而

不以撻夫人之心是萬物炊累之說矣。君子之在宥天下如此。豈世俗所能測哉。夫世俗之言治也。斤斤於人己之間。而介介於異同之辯。惟求有以勝乎物。寃未有不為物所勝者。蓋不知物物者必有不物於物者存。所謂獨有也。大人之教不然。因物而應。無或私焉。雖獨有也。亦卒歸於觀無矣。顧有無之間。亦豈有二用者哉。無為而有不得不為。斯為之矣。有為而寃不見其為。又若未嘗為之矣。是道則然也。惟道有天有人。因而有主有臣。察乎此。而知所尚。必以無為為貴。其於天下之治也。

夫何有此篇以無為二字作線。言性命言人心。皆見其不得不無為處。未反覆辨論。見無為中之所為。不相妨礙。與一味以空斷滅者不同。參之論語無為而治一章。主意無甚差別。此莊叟實落經濟。可與吾儒相通者也。文之段落變化。頓挫聳秀。議論奇橫。理窟精深。筆底烟霞。胸中造化。非讀萬卷者。不敢仰視。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德而已矣

天地萬物皆有自然之則故化均而治一治謂民猶天地之王者亦不過自然而已

張綱維乎是者人君之主萬物也非德無以出治非天無以成德天而巳

字根天字來惟法天故曰玄無爲以爲天德

無兩層

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

從德字而生出道字來言天德即道也然道不能不散而爲器故以道觀言則稱謂定而人君之名正矣以道觀分則上下位而事使之義明矣以道觀能則大小異職而天下之官治矣以道汎觀則無獨有對而天下之應備矣

外篇天地第十二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主

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

德而已矣

天地萬物皆有自然之則故化均而治一治謂民猶天地之王者亦不過自然

而已字根天字來惟法天故曰玄無爲以爲天德

無兩層

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

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

從德字而生出道字來言天德即道也然道不能不散而爲器故以道觀言則稱謂定而人君之名正矣以道觀分則上下位而事使之義明矣以道觀能則大小異職而天下之官治矣以道汎觀則無獨有對而天下之應備矣

莊子

卷之三 天地

三

名不正則言不

此皆從道之自然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

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四句總承上道德二字而分別言之德者性命

之正故通於天地道者當然之理故行乎萬物由道而行

之為上之所以治人者則事也人之所以成能者則技也

此中自有形上形下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

於道道兼於天五句又承上分別之言而合言之見道器

義之所必行義為德之所必施德為道之所必具道為天之所必合兼者合而一之謂

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為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

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結上無為法天之

無心得無心於必得也意一者道而已矣

鬼神猶服而况人乎

通于天則無所不兼矣
或曰天道備一心定而万物服此此句法同
又曰魏冠子不
要元法不可以
割心體註割猶
割能無心二

之而合乎道無為言之而通乎

德又曰事心又見人間世篇

說事當作為以音近誤朱註華

心敬奉天君而而不違也華心

之大不以小待其心也為万物

逝節華心之大之功效朱註頭

則明三字衍或曰註文誤入

明字與翰字相反既明則不能

貨財不近富貴不樂壽不哀天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

之利以為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為己處顯顯則明萬物一

莊子因 卷之三天地

合解大字道無
所不寓非端皆
金石也。只是隨
便指點一件以
見未然不動感
而遂通之意
或曰淮南金石
有聲非叩弗鳴
聖人內藏不為
物先唱幸來而
制物至而應
又曰通於華
大宗師所謂樂
通物非聖人也
又曰晏然體道
素逝即素位而
行也誠則無不
明矣採之感之

府。死。生。同。狀。言君子既備此德則內重而外白見其輕矣。顯則明三字應從范氏連下文讀。言當其顯時則知萬物一府死生同。諸伯秀曰不為己私利也不為眾利也然所顯者在明于万物一府死生同情其万物一府則無彼我之分死生同情則無來之氣此則心之極致也。於義頗優諸解附會。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濇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以鳴。

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淵乎。平句亦從金石上看出。喻其寂也。金石不得一句喻其感也。金石有聲喻感而應。夫王德不感而不先應也。萬物孰能定。喻應感無方也。

人之素逝而耻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故其德廣。

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窮。

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

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王德之人。任素而往。非好通於事也。第立其本然之體。因有清明在

也窮生。其天
爭也無金石則
不能有所無形
則不能有生而
無以立德。明道
矣。惟立本原之
德。而知道于神
則道明。而德愈
廣矣。若此者。心
且偶然忘物而
隨感而動。形生
俱不能復。故形
非道不生。四句
承立之本原三
句。承立之本原
萬物從之。承其
心之出。三句。承
緣中間忽下王

躬志氣如神之用。是其為德已廣矣。然猶未肯輕於應物也。其心之或出而應物者。由有物採之。非先物而唱也。何也。蓋以吾之形非道不能生。吾之生非德不能明。惟存其形窮其生立其德明其道以成。王德之人而已。乃無心而出。無心而動。而物自從焉。非有強於物也。此王德之人有如此也。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修遠。然所以立其本原而知通於神者何也。蓋本無形無聲。無可視聽也。但不可視之中。有可獨見。不可聽之中。有可獨聞。故雖深而莫測。而物物皆能順應。雖神而無方。而處處發見。精光其接於物也。若無所有。而採取皆能供其求。不時騁出。而左右皆能逢其原。大小長短修遠。無所不宜也。精鑿。或曰淮南文子皆作冥之中。無見曉焉。宋莫之中。無有照焉。林註修遠。修遠之義。或曰淮南此章而只大修短。其具此章。李本亦曰。修遠。誤為空耳。

蕤者邪一句文
關以故註家自
迷五色不復能
貫申血脉獨見
曉焉見入曉得
此道猶聞和焉
聞入和我也能
物焉謂乎其足
無適不然也
精焉滲乎其
無所差謬也供
其求索而能感
也或曰淮南獨
見者見人所不
見也喻心好高
明而失其玄妙
之理也三人皆
索之于形似之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
珠赤水極南崑崙四海之中最高又曰南望還歸則趨高
好明不知止之喻所以失其位珠也位者幽深莫測不
可色象之名珠者體圓而光轉動不滯深
藏淵海之寶釋氏謂黍米以擬比性靈也使知索之而不
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諾索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
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知思惟也離朱
見也喫諾言也
三者皆足以蔽真性故愈求愈遠象則非無罔則非有非
有非無不繳不昧此位珠之所以得也知明言皆曰索而
象罔不言索以通雅謂登升處謂于誤象不誤象實生用美說區節按說文有誤語喫音懈反
契古通則加口聲後高借音誤蓋古人韻類皆長詭之通稱也此字古無音惟見莊氏以
莊誤誤誤集詁為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
之師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配天為天子也吾

際故不能得象
罔則并形似而
指之故得也或
曰淮南作使
朱捷劉索之而
不能得之也於
是使忽悅而後
得之註捷劉疾
利搏善捨於物
忽悅善忘之人
田生由此而生
也無天承以人
受天承音義凡
言方且者言方
將有所為也
本身而異形承
其性過人來言
知有己身而不

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始哉坡乎天下坡岌同言為天下危也齧缺
之為人聰明叡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給供應數類冗
敏捷也其性過
人承上二而又乃以人受天謂用知以求彼審乎禁過而
不知過之所由生彼審乎用知以禁過而不知過之所與
生即在於用知也此缺之為人如此與
之配天乎頓句擲地作聲彼且乘人而無天乘其有為之迹以臨
民使人失其自然之
性方且本身而異形肝膽楚越也方且尊知而火馳機謀急
速也方
且為緒使後於方且為物絃礙於方且四顧而物應物未
能忘
我方且應眾宜我未能忘物也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與物化
則逐物
而遷未始有恒則失其本然之我也疊句參差歷亂如
疾風捲簾天花飛落令讀者心目俱眩與九方歎相攝一

莊子內

卷之三天地

三

能同形于物也
忘象宜以上五
句承給教以敏
來未始有恒承
聰明敏知來言
逐物而不能守
一也。衆父喻君
衆父父喻子之
師言人可以爲
衆父則不可以
爲衆父父明蓋
缺不可爲衆父
父而可以爲衆
父也。諸辭全未
理會。雖然一轉
治亂之率治亦
由他起。亂亦由
他起。比而南面

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言族聚者。可以必尊於祖。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父。衆父父。祖也。老子云。無名。天祖也。母即父也。言缺置之。有無名相之。其才亦可以首出。然而去道遠矣。治亂之率也。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以有爲治天下。適所以亂之。爲君爲不足。以治天下也。段中轉換不窮。抑而及揚。揚而有抑。變化之法。盡於此矣。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

不可爲臣。不可
爲君也。細看此
篇。光景力量所
至。不過如說死
新論之間。多懼
句。難解。豈憂復
飯吃乎。爭家產
乎。無味
三患。即多懼多
事。多辱也。若以
何辱句在下。爲
難。則行文固不
如是之板也。

也。我以女爲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鶉居而鷄食。鳥行而無彰。鶉不擇居。鷄仰。毋哺。鳥行。虛空。過而無迹。皆無之意。天下有道。則與物皆員。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間。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三患。病或解。水火風。三災。恐未必然。身常無殃。俱用叶韻。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封人教堯處三物之中。而趨。疑非莊叟真筆也。無着落。其詞頗近。時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

或曰臣氏春秋
無慮吾農事協
而糧遂不顧註
慮猶亂也協和
悅也落猶
通雅也二星
邑二音同義則
為行見勇見
無名則并無二
亦無之矣

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
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予而吾子
辭為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
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
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無落吾事佶佶
乎耕而不顧○莊之所以稱者以其奇宕之氣雋永之理
千古常新愈熟愈好也如此淺率直遂其何
以為莊乎噫好
事者為之也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泰初造化之始初也無無者連無之
字亦無處安着也無名者即老子
所謂無名天一之所起無中生
有也有一而未形雖有必本
於無也物
地之始也

分出陰陽五行
因此物無間斷
也
或曰雷或作流
二句言在地成
形

万物一體即
居穀食之意

得以生謂之德此簡未形之理物不得不可以
為生德之為言得也故曰德未形者有
分且然無間謂之命至於未形者有分陰陽闔闔往來不
窮且然無間是則天之所以為命也
詩云惟天之命造化之道動則鼓萬物之出
於穆不已同此雷動而生物機物者動之留寓而成質者
也物成生理謂之形物既生矣而造化之生理隨物而各
止如動植胎卵巨細之不同要皆一
成而不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
有主之則神也形體
可易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有主之則神也形體
而保守其神使視聽言動莫不有自然之儀則性脩反德
謂之性以上言天道從內而之外有如此
德至同於初故修性者貴反於德德者即物得以生者也
德之至則同於初即泰初之初無無名
者同乃虛虛乃大同乃虛者神返於虛也虛乃大言虛則
無所不容無所不納也脩性而同於初
其至德然有心於同終非無
如此合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為合無之德必付之自然

縉之久也

朱註仲尼以為

放古為治因革

不苟如辯者分

析堅白同異昭

然不隱

縣平聲

留郭本作狸

或曰若字斷說
汝也能食能行

如鳥之合喙而鳴

如鳥之合喙而鳴。喙鳴而合。不其合。縉縉若愚若昏。是謂

知所以然。然而然。乃與天地合德。其合。縉縉若愚若昏。是謂

玄德。同乎大順。謂之玄德。而同於大順矣。大順者。順其自

然而不以己私與之也。已。上言人之道。由外而入內也。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不可。然不然。辯者

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相放。效法成規也。不可。不可。四句。作

可有然與不然。辨別明白。即如今日辯者之言。有云。離堅

白。若縣寓者。蓋言之析。義之精也。離析堅白。而懸之宇宙。明之至也。此當時辯士之成語。諸解失之。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

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留之。狗成思。後狙之。便自山林來。成思。被繫而愁思也。自山林來。為人所捕。而出山。丘予告

不。思道不聞道

陸註。眾者。凡民

也。能其形。而俱

存。則是所謂形

體。保神者也。

俱是人所管不

來的人有所宜

治者。而非如辯

者之言也。

陸註。所以則因

乎天者也。動止

廢起。則因乎物

者也。非其所以

者。其人同。而其

所以者。猶其人

異。入於天者。譬

猶善。泗息于淵

而戶能入於淵

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若此。而凡有首有趾。無心

無耳者。眾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有首有趾。

也。無心無耳。無知無聞也。眾多也。無形無狀。道也。盡

無。無一見也。此言踐形者之難也。練句新異。驚人。其動

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言有形者皆

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為忘已。忘已之人。是之謂

入於天。有自治者。在人。當因之而已。忘乎物。又忘乎物所

與我無人。渾然。筆乘無心無耳無知無聞。矣。今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若者。舉而無

將問。苑見季徹曰。魯君謂苑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

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嘗薦。試。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

天地

天地

三

也
通雅局二哩二
也聲欲出口也
哩二嚮二之聲

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季徹局局然笑曰。局局笑不出聲貌。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螂之怒臂以當

覲許逆反

車軌。則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為處危。其觀臺多物。將往投迹者衆。帝王之德貴無為而賤有為。以若所為猶人之高其觀臺。多其景物。以示於人。人皆悅之。往之投迹者衆矣。此驩虞之習。非皞皞之風也。將聞薏魁。魁然驚曰。薏也。汙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聞薏以民歸。乃治之善者。反為不勝任。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故驚而問也。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搖蕩若披拂也。賊心。見獨之。若性之自為。若順。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豈志也。

言不知曉堯舜之教民孰為兄而孰為弟。但欲同乎德而民心各安而已。

通雅。擗。用力也。見猶斫。二。仇。二也。與波。二。叔。二。通轉。

循本疾速如湯沸溢

兄堯舜之教民。溟泮然弟之哉。兄者讓之也。弟者後之也。溟泮。惛然之意。兄弟二字。奇創。欲同乎德而心居矣。將使民心之所欲同。至此。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搨搨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叩而視之。曰。柰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決湯。其名為橰。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

或曰通雅於下
揖讓舒緩之見
易則易乎則于
于然於為於
聲于為氣出達
用之正狀其聲
容耳項一本
作旭三說文頭
項一謹見輕其
聲為旭三重其
聲為厲三李六
卑陬愧懼兒一
云顏色不自得
也諸解無明據
蓋行不自安之
見史曰者傳界
疵而前熾趨而
言是也方密之

道之所不載也。機心存則方寸擾雜而不純。由不純故不
自也。不純不自。則日見轉轉。則神之生也
不定。神不定者。則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子貢瞞然慙俯
不可以居道矣。
而不對。有間為圃者曰。子奚為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為圃
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眾。於于。夸誕
貌。蓋。壓也。獨強哀
歌。言倡而
無和也。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
形骸。而度幾乎。是欲其泯機心而不
用也。度。幾。近道也。而身之不能治。而何
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之。吾事子貢甲。陬失色。項項然不
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為者。邪。夫子
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為天下

曰。卑陬乃迫促
之轉也。

猶言既可託生
又可託民也
林註。託其生于
世。世所行亦與
入同。而不自知
其所往。則浮遊
而不知所求。猖
狂而不知所往
也。

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
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
功。此聖人之教也。若求可求成。則
何所不為乎。豈
夫子而為此言。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
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
之。汙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
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警然不顧。
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
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風波。言
易動也。反於魯以告
孔子。孔子曰。彼假脩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

夫明白以下真

渾沌之術

不治其外是渾

沌氏工夫

遊世俗之間是

渾沌氏作用

何足以識猶言

不直得學他若

作不能知便與

上文自矛盾矣

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為復朴體性抱神以

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上面子貢既備極贊揚知其為全德之人本無疑惑固驚

之說胡為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此段言

乎來哉此段言

心方能入道借為圃畦發出許多議論大類漁父篇意其

文絕無停蓄蘊藉中間又有紕繆之語此為後人竄入無

疑也惟善讀或曰渾沌其人者使合於道者而若無天而若虛忽其不知其治其內不識其外明白太素無為

莊文者知之非敢於心

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死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

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為焉曰夫大壑之為物也注焉而不

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

乎橫目言人也人之目橫生於面用字奇極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

不失其宜官無曠職也拔舉而不失其能野無伏賢也畢見其情事

而行其所為行其情實而無浮行也行言自為而天下化所行所言自為而已

乃不為人而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惟動不應此

之謂聖治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動靜無心也不

藏是非美惡即所謂不思善不思惡者四海之內共利之之謂悅共給

之之謂安公其利安於天下嗇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

乎若行而失其道也其心不知其所歸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

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其心不知其所求也此謂德人之容願

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照曠土神者神土升而日月之光反

莊子

天地

三

或曰橫目與蒿目同

行其所為使民易從也

天下自化一人立極万物近光也

失其母也者不知所為也

失其道也者不知所之也

沈註心形俱遺故曰與形滅亡照字跟乘光來曠字跟滅亡來

神人致命及情則天地亦樂其助化而可以万

事無為也混冥言物皆無所分別也此言武王不生

于有虞時故罹戰伐之患非評其賢不也沈註其色焦然

乘於下也與形滅亡雖有身實無身也照曠照徹空曠無復形拘也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

事銷亡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命者天之所賦情者性之所發致推致也盡絕也天

地樂言胸次與天地為一即天地之樂也是以事泯其迹物復其情混冥昏昏默默至道之極也照曠極其明混冥極其幽合之而神人見矣聖治修政也德人修德也神人率性忘修也二者深淺之不同也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

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

邪其亂而後治之與問便已道破筆極透脫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

之為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為有虞氏之藥瘍也藥瘍猶言治病也

必深禿而施鬚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修慈父其色焦然

陸註如標枝處高而無濫下之心

沈註蠢然自動以相復而不謝其功也

至德如此何從算起有虞氏來陸註孝子以下自當情中發出

一段奇論與上文不相蒙合譬以下分明

聖人羞之修治也言孝子以藥治父之病是不能使其父無病也故為聖人所羞以為亂而後治之喻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

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

知以為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

傳寫出一段太古風氣語語與有虞對針言惟無亂所以無治也行而無迹事而無傳八字破盡千古大惑論

古者不可不知若披拾荒唐之說如羅長源之路史真可以無有也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

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

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

知此其必然邪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

有虞氏不過從
之如萊蕪般
數衍得過太耳

弄到衆散而後
聚之用許多文
飾以媚世猶操
業修病者然聖
人到底以為羞
也

夫為有虞氏之
徒而通其彼是
此非則亦衆人
矣
陸註合譬飾辭
言有叔葉故員

足以聚衆而終
始本末不相掩
故曰不相坐也
之人也垂衣服
動容見高自標
致以媚悅一時
之學人而不自
謂之道諛然亦
其夫人為徒衆
是亦是衆非亦
非無有出群
今樂曲有折揚
柳或即此也
羅註二所適上
人之行也下衆
之行也
以二缶鍾惑即
黃鐘毀弃瓦釜

莊子

卷之三

之則不謂之道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
夫有虞氏之謂治不過因世俗之所然所善而苟從之以取
媚於人耳。乃今人之尊有虞者亦無獨見於胸中與衆人
同是非焉。何其愚且惑也。獨不見臣子之諂諛人皆以為
非此其必然也。乃至於世俗則不然。豈於君親尤為勝乎。
謂已道人則勃然作色。謂已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道
人也。終身諛人也。合譬飾辭聚衆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
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道諛與夫人
之為徒通是非而不自謂衆人愚之至也。
人不肯受導諛之名而所為乃終身導諛故惟合譬飾辭以合於衆而不知其理之終始本末有不相安也。以彼有虞氏之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乃不自以為諂諛與夫尊有虞氏者隨衆以為是非而不自謂同於衆人乃愚之至也。
知其愚

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
然不自知其愚其惑何也。言之惑者多則勞而不至。今欲以一人之祈嚮而勝天下其將能乎。祈嚮欲向也。耳折揚皇琴則嗑然而笑。折揚皇琴里巷之俗音也。三折膝作敲板聲。自稱解事者流。其一。聆俗音。便以手一筆寫出。豈當日莊叟亦曾見此輩乎。向此輩之多也。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缶鐘惑而所適不得矣。
二缶鐘只如字解鐘正音也。缶土缶俗音也。以二缶惑一鐘則無以自適矣。與

莊子

卷之三

天地

雷鳴之意
陸註然不推則
天下無入矣誰
其此我同憂哉
亦房矣何用視
之天下怒則我
亦不得所御而
怒矣何用推之
以喻所以推之
者偶出于情不
自禁耳
或曰房即房字
按房之人一段
宜連前文為一
章首字之木以
下別一章
其斷所剩解木

上大聲不入數語相顧而會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所嚮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釋舍也推求也誰其比憂言無相與憂也數語又深一層見其俗見如此推求無益徒自增其憂耳
厲之人夜半生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已也厲醜也厲人自知如此而大愚大惑者反不如之百年之意在言表忽着此數語如斷如續無限烟波
木破為犧樽青黃而文之所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蹶與魯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夫有虞之治所以不及至德之世者以其失民之性也犧樽與溝中之斷蹶與魯史

也所作其
或曰淮南自屈
之木斬而為犧
尊又曰醜美有
間矣然而失木
性鈞矣
或曰淮南作夾
傷性作行又曰
此四者天下之
所養性也然皆
人累也
鳩鷄善鳴不堵
之鳥借以喻楊
墨大有天趣

均為失性無有異焉則且夫失性有五一日五色亂目使求治者所以亂之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日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慢中困慢中顛困慢中逆也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厲乖戾五曰趣舍滑心滑汨使性飛揚滑汨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為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為得乎則鳩鷄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為得矣夫失性之由不一端也有色有生之害彼楊墨曾不講於復性之學而趣舍滑心自以為得自吾觀之直困而已鳩鷄之在樊籠而自以為得有是理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柴梗礙也以趣皮弁鷄冠搢笏紳修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柵支塞盈外重纏繳音灼耽

司馬云交臂及
縛也。歷指猶歷
李云。晚二前視
兒。費或字誤

莊子內
然。然在纏繳之中。而自以為得。視貌。目則是罪人交臂歷
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為得矣。上段只言內。此段又
自內并及於外也。
門無鬼全段。或以孝子不諛以下。係莊叟雜著。但細玩垂
衣裳設采色動容貌等語。自應照舜身上說。段中若合若
離。不可以尋常
筆墨窺之也。
無為者。天德也。所謂道也。君天下者之所為。莫不由是
出焉。故就道而推其所為。則有歷見其分。就所為而返
之於道。則又逆見其合。此無為而稱洽。古之人有行之
者。著之前訓。不可誣也。夫言道者。豈必有所取。又有所
棄哉。顧明乎內者。重則視乎外者。自輕道之所以貴。剝

心也。抑言道者。豈必有謀於此。兼有期於彼哉。顧存乎
內者。深則應乎外者。自廣道之所以歸。王德也。究之為
內為外。無二道也。象罔之玄珠。內而聖者。以無為得之。
故易齧缺之配天。外而王者。以有為處之。故難華封人
之祝堯。以在己者。有為而仍歸於無為。故壽富男無妨
養德。伯成子高之告禹。以在民者。無為而漸及於有為。
故賞罰適以長亂。誠以無為者天。而有為者人也。無為
者天。乃以泰初無無之始。物得以生。所謂天而之人也。
此必然之勢也。有為者人。乃以性脩反德之後。同於大

非二因 卷之三
順所謂人而之天也。此又不可不然之理也。則治人者
知所處矣。老聃曰：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所云治
道相放，離堅白，若縣寓者，無庸也。季徹曰：若性之自爲，
而民不知其所由，然其所云必服恭儉，拔公忠而無阿
私者，無庸也。則自治者知所處矣。有德全，有形全，有神
全，識其一，不識其二，治其內，不治其外。漢陰丈人所以
勞於圃畦，也有聖治。有德人，有神人，注焉而不滿，酌焉
而不竭，諄芒所以取乎大壑也。是皆不貴人而貴天之
義也。不然，亂而後治，有虞氏之藥瘍，總不足稱爲至德。

之世以其失性者，不可以爲得也。顧以世俗然而善之，
豈知天德之本於無爲者哉？篇中重發無爲之旨，以天
字作眼。曰成於天，曰兼於天，曰以人受天，曰乘人無天，
曰與天地爲合，曰入於天，蓋言無爲者，天人能合天，則
聖德聖治之極則也。陸方壺云：頭緒各別，不可串爲一
章，是有故焉。余細玩其中，如華封人、伯成子高、漢陰丈
人，數段結構雖工，咀嚼無復餘味，疑爲好事者竄入。然
非寢食於莊，亦不能辨也。

此段亦有議論
精鑿也而太覺
平妥絕無騰挪
撇脫之勢又無
留奇天矯之句
實作也
筆乘無所積無
留滯也帝道即
帝王天子之德
聖道即玄聖素
王之道昧然聰
明尽浪也

外篇天道第十三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

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

帝王之德者其自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六通四辟明之至也有運者必

有所以運之者其極則靜然昧者混溟之義明聖人之靜

以暗為基故其自為也昧然昧則無不靜者矣善字與內

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善字與內

篇滿志善乃善字一樣解言養之以待時水靜則明燭鬚

而動也鏡撓同連疊數靜字取致絕佳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况精神聖人之心靜

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天地萬物皆准於心是定能生等言靜所以為明之本也

平中道也

形虛理實倫理也

任事者各責其成也

華乘外猶人也

素王二字本之於此

莊子因

卷之三

聖

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虛靜恬淡寂寞無為此靜之意義也天地取准故曰天地之平休止也此言天地不言萬物靜之時原未

得矣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為則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虛無也無中生有故曰實有而免失當故曰得無為而人各效其所為故曰任事者責俞俞猶愉愉也伏下和字樂字上言動本於靜此又言靜而能動

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萬物之本也此又言萬物應之時明此以南鄉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

也以此退居而間游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為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此言隨所應靜而聖動而王無為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

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為矣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在而不為壽覆載天地刻雕眾形而不為巧此之謂大樂天地以無為為德故得其本宗則與天為從順天所以應人則與人為從和則不相戾而樂自生矣人樂本於天樂不過一無為自然而已故引平日所言以証天樂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

也以此退居而間游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為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此言隨所應靜而聖動而王無為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

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為矣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在而不為壽覆載天地刻雕眾形而不為巧此之謂大樂天地以無為為德故得其本宗則與天為從順天所以應人則與人為從和則不相戾而樂自生矣人樂本於天樂不過一無為自然而已故引平日所言以証天樂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

或曰太宗師作

整萬物而不為

矣註整三粉也

矣辰音美俱逆

又曰整和劑也

辰定也

又曰淮南聖人

者因時以安其

位當世而乘其

故曰其生也天

行其死也物化

靜則其陰俱開

動則其陽俱開

莊子曰

卷之三 天道

聖

精神澹然無極
不與物散而天
下自眼註天行
似天之象也物
化如物之變化
也

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此言知天樂者即能
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此言知天樂者無所往而不遂其樂也
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承上同德同波來
其鬼不祟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承無物累生下通於萬物句
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收句結上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二句本一理當作一串讀應上無為者天地無為也則
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

議論頗似韓非
慎到根底

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此又從無為中翻出有為來見無為之理
之旨相應林獻齋云上面既言舜之為臣則為臣亦當無拘泥不得孟子言堯使舜敷治舜又使益掌火使禹疏河亦何嘗自為乎是通為君臣各有上下不可不知必子賤任人巫馬期任人九優劣見矣
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夫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故曰莫神

落一本作緒朱
註落成也

隆林本作降

純粹以精之語
然非莊與本色

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
 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此承上言帝王之無為蓋
 由其不自用也用人羣二
 字是其所以無為
 處所以配天地處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
 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
 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毛之容樂
 之末也哭泣衰經隆殺之服衰之末也此五末者精神之
 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
 先也此言有為之事雖不可廢然
 必以無為者主之於先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
 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

補註因任即在
 宥藉賤而不可
 不任者物也
 而不可不因者
 民也

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
 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
 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
 况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
 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
 取道又自先字從字透下意來言有先有從無非所做而
 為之也蓋天地之定理在焉四時變化亦天地之所
 運也尊親齒賢言人道
 之序皆本於自然也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
 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
 守也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以成之
 名以命之形名已明而因

原推原省。察或曰淮南所因作任督責使辭臣各及其能也。原省督責字形略似。美亦通。襲情因其實也。

莊子

卷之三

四

任次之。因材任使也。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者。試也。所以別人官之能也。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襲如下。襲水土之襲情。實也。必由其名。而不敢不責其實也。知謀不用。而歸之於天。仍歸無為之意。此歷言有為之則。皆有次序。正申明非所以先之意。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

下用於之於衍

亦倣齊物論中結法而枝蔓其味

首出庶物。方國咸寧也。

而言。迂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於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此言大道有務。皆非所以治人也。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禔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也。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天德而出寧。言與天合德。則雖出而靜也。堯曰。然則膠膠無心於物。而物自成。天道運而無所積也。堯曰。然則膠膠

莊子

卷之三

四

擾擾乎

膠滯擾亂也堯言聞舜之言則自見其用心滯且亂矣

子天之合也我人之

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

古之王天下者奚為哉天地而已矣收言堯舜之治以天合為貴則王天下者

必以天地為歸天地所以無為也。○文非莊叟手筆。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

者免而歸居徵藏周之藏名免免其官也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

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

繙反覆也中其說曰大謾謾汗謾也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

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

藏之以貽來葉也

中止其說也

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為矣老聃曰請問

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

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意歎詞後言失言也迂言去道遠也無

私焉乃私也有意於無私即所以為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

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

矣禽獸固有群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

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

夫子亂人之性也天地萬物各有固然順之而已足矣若行仁義於其間適所以亂之也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

音義物本亦作勿陳註物愷謂物而悅之沈註願物安樂也此是老子跌進一步手段

而來願見見之自舍重趺而不敢息重趺是有厚皮不敢息也

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熟不

盡於前而積歛無崖棄妹諸解俱未受大約以食有餘而棄其妹於不養不能親親故為不仁

乃積斂而不知足是均可說也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

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正

猶退聽也何故仍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

焉應上非聖人句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

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

恒服吾非以服有服服服從也吾之服從人乃是平日常常如此非有心以服之也此段言

好名不受惡名

奚自來是老子

一線工夫

其名者受其殃

也

非以有心而使

入服也舊註服

訓行此言吾心

正卻一問少闕入道之人是非因士成綺鴈行避影側身而履行遂進

而前也而問脩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崖岸而目衝焉

視也而頽頽然頽廣而口闕然而狀義然義自似繫

馬而止也身雖係而心坐馳動而持動則矜持發也機

機括期於察而審何察而詳知巧而觀於泰自恃其才能

可觀凡以為不信邊竟有人焉其名為竊凡此者皆以為

無實也如邊境之間各有封守好詐者每伺隙乘便以為

功故敵國以盜竊目之不信之人厚自矜飾欲以揚已掩

物是亦盜竊而已此段言機警之人不可與入道狀得首罵得狠前文至矣

夫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廣乎其無

無內誣道莫能

其大無外其小

或曰曰春秋

繫之矣

吏必以為盜而

上者是人巡微

沈註若邊境之

肆之中也

其知巧露于驕

氣象欲馳

莊子內

卷之三 天道

七

大故無復有外
在小能小故無
復有內

或曰淮南王壽
負容而行見徐
馮於周傷曰事
者必變而動變
生於時故知時
者無常行昏者
言之所由也言
出於知者知者
藏於於是王壽
乃復昏而舞之
又見韓子

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
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爲之累天下奮
楛而不與之備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真能守其
本小大指物言不終不遺所以備也道於冲然無朕之中而能包羅萬象形德仁義不過神之末耳然非至人不能定其爲末也蓋至人有神之至撫世而不累其心操柄而不與其心蓋知其有假有真也故能守其本本對末而言
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
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困字根上累字借字遷字來外天地遺萬物所以能備天地萬物也通而合焉世之所貴道者書也
退而賓焉此謂知本故心有所定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

陸註因貴道而
貴昏因貴昏而
貴言皆貴非其
貴者也

古人說昏余其
有得輒欣然忘
食以神遇而不
以目視絕爲真
辭後世動言古
人所未幾而不
知其已神與之
化而不肯輕洩
耳知者不言之
語豈談鋒而已
哉

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
足貴也爲其貴非其貴也此言道不可以言傳而世乃於書中求之皆以驚於其末也
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
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
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彼即不傳者也情實也世人役役而求真屬隔靴搔痒耳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
曰敢問公之所讀爲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
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

淮南應作厭

人與之與陸氏
音幾如字又一
音餘宋註傳也
之也者字之誤
或曰言不傳傳
之於人而其身
已死矣古之人
與一音餘此君

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此等語氣

自然是不會讀書之人。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滑疾則苦而不入。疾徐指輪斲而言徐寬疾緊也寬則不固疾則苦而不入。甘滑易入而不堅緊則苦澁堅持而難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此方是不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此數字戲他偏說得出豈非驚人之語。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不可傳者果是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設此一喻正見意思於不傳處通之則幾矣。此段議論是千古教學之指歸詞意精微發前未有。

子之人其同句
法數辭也
朱註君之所說
二句起則作結
句前疑詞後決
詞二不易而意
自不同

無為者天地之德所以有為也故帝道聖道動而有功
莫不本於其靜蓋以靜則能明為天地萬物之所歸照
則措之於事而有成藏之於心而自適者亦惟虛靜恬
淡寂寞無為焉盡之矣是道也毋論帝王聖人之所休
即凡為君為臣處上處下退居撫世無不以此而得其
咸宜之用所謂天地之德也是所貴乎明之者矣明之
則有獨得其本宗以與天為徒有以獨施其均調以與
人為徒天樂人樂所由交萃也乃人樂則本於天樂惟
知天樂者自有以推於天地通於萬物而人樂可不

再計矣。豈非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之
明驗哉。夫無爲固所尚矣。然有無爲而用天下，卽有有
爲而爲天下用。其間上下之道，又各有不易也。故君之
王天下者，不自用而用人。誠見乎上下主臣之間，而本
未要詳分焉。所從所先，有其序也。夫所從所先之序，於
何昉乎。吾仍攷之天地矣。天地之行四時變化，皆有敎
然不紊。而語道者實有取焉。然則所先所從將奈何。亦
莫有先於天矣。循此而道德仁義分守形名，因任原省
是非賞罰，各以其次相及，而終歸其天。若此，則不治已。



今乃驟語形名賞罰，是有其具而無其道，祇爲用於天
下，其不可以用天下也。明矣。豈知舜之告堯，亦曰天德
而出，寧舍天地之外別無所謂大哉。雖然，以天地爲宗，
未必卽以我而宗天地也。天地固有常然，日月星辰禽
獸樹木，莫不有其性。放德而行，循道而趨，老聃之教，所
以爲宗也。夫放德循道，在去其有我之心，而求乎陳迹
之外。去其有我之心者，呼牛呼馬，皆可受也。彼繫馬而
止者，徒爲竊耳。士成綺之脩身，何有焉。求乎陳迹之外
者，形德仁義皆爲末也。彼斲輪而老者，不可喻耳。桓公

之讀書何有焉。惟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則道德之主。即天地之宗，而無為之常，豈有外焉。篇中以天地作線，而歸本於無為，言及本末，要詳上下君臣理極醇正，而且近情，但細玩其文，別有一種蒼秀繚繞之致。行雲流水之機，切近時趨，全無奇氣，恐亦叔敖衣冠也。然有此則自成一家，可不深辯矣。

外篇天運第十四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孰是。孰綱。維

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連用三箇居無事，妙甚。蓋主、張、綱、維

漠然而無所為矣。然非居無事，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

事則不能有事也。意在言外。

以係屬之也。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為雨乎。雨

者為雲乎。雲釀為雨。注於川澤。川澤之氣復蒸。孰。隆。施。是。

隆如蘊。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雲雨陰陽和氣。風起北方。

一西一東有上彷徨。言起於北則自北而南。故不必言。孰

嘘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敢問何故。問其何

莊子

卷之三 天運

三

三句言有人以

為之邪。

孰居無事猶言

間不過也。有解

作無為。意俱

滯。

隆高也。從高而

施設之也。淫樂

猶喜也。

風起北方則東

西上三面俱亦

之彷徨搖動也。

今謬言星動則

豈曰大風蓋以

氣相感念古今不易之理也

六極上下四旁也五常五行也

虎狼至不仁而仁之性具在如

王陽明講良知良能詳盡至其室諫曰若我輩

者良知良能安在即命之解安至蒙不肯因示曰此即良知良能也釋盜悟

段文如晴雲出岫倏忽之間奇形怪狀無不備有吾不知其何以至是屈子天問雖奇尚遜此遊行披拂之致難言

難巫咸祝曰來吾語女巫咸殷之賢臣祝其名也天有言忽生出一人答應奇甚幻甚

六極五常六極五常諸解俱未安陸方壺謂即內經所云五運六氣頗為近理天惟有此故居無事而有功也問得甚員答得甚方問得甚煩答得甚簡備極詳畧變化之法帝王順之則治逆之

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九洛即洛書九疇也又從天地之理說及帝王效法為此段餘意却是此篇正意文之相生處奇幻莫測

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問

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問而舉不仁者以言仁問至仁而舉無親者以言至此老

話頭慣者一段絕不近情之語令人一時忍耐不得後方

徐徐發出正論所以為奇太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

而太亦此意也

此指蕩之所聞

本之遠喻至仁過孝之遠

從愛教到至仁階級甚遠正全明過孝之故

徐徐發出正論所以為奇太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

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

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至仁為孝之所不能盡豈有至仁而不及

孝乎故蕩之所言非過於孝之言也乃不及於孝之言也蓋至仁則過於孝矣知其過於孝則無親焉得為不孝乎

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言背去之遠義不兩見以為至仁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

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

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從孝上說到

至仁一層深一層夫德遺堯舜而不為也利澤施於萬世

正見其相去之遠

并弃也或解作
無并之并于上
六不實
沈註初聞至樂
懼然驚悚已而
再聞則想悟音
吉懼心退息矣
最後聞之知至
樂與二儀合德
視之不見聽之
不聞無分別心
有同暗惑物我
俱喪乃不自得
也此美井然分

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莫知則蕩蕩無名。豈直讚歎而言仁
孝。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
多也。勉字役字與上面忘字不知字對針。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
焉至願名譽并焉是以道不渝。并者兼而有之意願猶脩其可願之願言德也名譽
如孝悌仁義忠信貞廉之類不渝言道中完全皆
有也。以喻至仁在我則孝弟諸凡皆非所論也。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
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蕩蕩神
默口不言不自得心不安。帝曰女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
總形容上面懼怠惑光景。帝曰女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
微之以天。言樂非人不備而五音六律與天地之氣候相為表裏也。行之以禮義。禮以

明太清穆然淵
靜沈沈微疏本
作微從之夫至
樂至乃物三十
五字非非本文
乃疏語也當刪
太夾入至樂者
一段將所以如
此作樂之故覆
解一遍堆雲疊
翠層三相間之
法焦註流光其
声流順而光莹
也添此一句協
上韻倫經猶經
綸也流光蟄虫
雷電俱指声中
之變動流光其

則有序義以建之以太清。太清聲氣之元以之為王則清濁高下由是而取節焉。此四
句是作樂本旨。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
德應之以自然。此四語仍與上面一意五德即五常禮義亦在其中也自然太清元聲原無所作為也
上言其作樂如是乃言其事也此言然後調理四時太和
至樂之作必先如是乃言其理也。然後調理四時太和
萬物。樂中亦有四時萬物調理大和言四時迭起萬物循
生。迭起循生乃四時萬物之理備於樂中耳。四時迭起萬物循
生。言樂相生之妙如下文所云也。一盛一衰文武倫
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言其間節奏於不一之中而能條
生。理森然會合藹然也頂上迭起循
來。流光其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
首。於森然藹然之後忽然流動光明其聲聽者正如蟄蟲
方振之時尚未蠕動忽驚雷震之至不知其何以止不

莊子
卷之三
天運

聲絕承上救句
來聲始作即
呢二兒女語之
境驚之以雷霆
即剛然變軒昂
之境其卒無尾
承聲虫句其始
無首承雷霆句
常如此而無窮
欲待其稍有間
隙而下手不可
得也晚霞千里
春色一林往
不相懸絕而求
其一片一朵月
于陳迹者不能
也聲之所至道
與俱焉

知其何以始也。一死一生一償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
驚字伏下懼字。根上無首無尾來作一串讀。死生償起輾轉
待女故懼也。常無窮盡而所謂一者更無停留何可遲疑
所以懼也。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
能短能長能柔能剛。上段以人順天。此則純乎天矣。陰陽
能長。本日月以運之。能柔。變化齊一。不主故常。變化聲之迭
柔能剛。本陰陽以調之。之互動也。不主故常。言聲之迭
迭易互動處莫測其端也。在谷滿谷在院滿院塗卻守
神以物為量。此言樂之盈滿無所不周也。卻隙同塗塞也。
量。因物之大小隨其所受也。滿谷滿院就
地言塗卻守神就人言以物為量就物言。其聲揮綽其名
高明。言盈滿之中其聲又悠揚越發其名又
高大光明名者節奏之可名象者也。是故鬼神守

揮綽聲調闡綴
高明節奏分明
從道即所以從
聲也沈註道非
心識何謀慮之
能知道非声色
何瞻望之能見
道非形質何追
逐之能及
當其流之無止
而未及收聲之
時也
神往而徒存其
形則至于委蛇
白樂天詩大珠
小珠落玉盤至
此時無聲勝有
聲一段殊得此

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鬼神日月星辰皆天之用也。根上
此能使天。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流止皆任其自然
為用也。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
也儼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自知窮乎所欲見
承上不能知。力屈乎所欲逐。承上逐之。吾既不及已。言女
我不能見來。夫形充空虛乃至委蛇。根上立於四虛
頂所欲逐句來。儼然自失之時身。女委蛇故怠。到此際求之不能舍。吾又
弛放而不收光景。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上雖純乎天此則併
也。自然之命天命之流行有不。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
容已。所謂無怠之聲者此矣。

莊子
卷之三
天運

種奇勝光景
曳如曳杖曳兵
之曳不曳故得
幽昏而無聲也
窮冥二句跟無
形無聲來
按焦註遂作至
解

此教語俱寫字
聖人非好作問
文正為下惑字
張本
天地六極處二

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自然之命若有若無故其聲若混然相逐叢然並生林然共樂而無有形象其布散發作雖若罄盡而不留曳其幽深昏默則又寂然而無聲也動於無方居於窮冥若有故動於無方若無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於無方窮冥之後莫可測度而世之稱之為死為生為實為榮總無定論但見其行流散徙不主常聲而已焉得無疑乎疑之則不得不考於聖人蓋以聖人達於樂之情而順於自然之命也疑字生下惑字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說惟順自然之命故不將機籟張設而五聲之所司皆備具此所謂天樂無待於言而心自悟悅者也故有焱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

皆聲從何處聽
起故曰無接
終言以樂化物
之功

按衍晉也當於
上註

天地苞裹六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無聲無形故無接無接則若有若無難於擬議矣故惑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崇也道其迹也愚是忘其知識以與天合所以與道合也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總起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芻狗結芻爲狗巫祝用之盛以篋行中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蘇取草也將復取而盛以篋衍衍筭也中以文繡遊居寢卧其下彼不得

苟非得夢必有
眯目之患也

取一作聚生疑

夢必且數眯焉。眯，寤也。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窮
子遊居寢卧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
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
眯邪？再喻其失時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
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
魯非舟車與，今斬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
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無方之
全在箇中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
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

或曰：賜冠于酸
鹹甘苦之味相
反，然其為善也
均。
妙喻惡語
富人重迂徙故
閉門而不出也
或曰：淮南論世
人為樂者曰不
以內樂外，而以
外樂內，是故外
不得於中，稟稜
於外，而以自飾
也。從外入者，無
主於中，不止從
中出者，無志於
外，不行於內，不
開於中而強擊

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矜，尚也。故譬三皇五帝之
禮義法度，其猶相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
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言時不同故今取後狙而衣以
周公之服，彼必齧齧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後
狙之異乎周公也。言用古不能治今者故西施病心而顰，
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挾心而顰。其里之
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
知美顰而不知顰之所以美。言法古者只知古之善而惜
乎而夫子其窮哉。此段為行道者而言

閉者不入於耳
而不著於心故
入為之而無自
樂也聲出於口
則越而散矣
又曰學者中有
已見出之不能
盡愛於外人之
言者聖人不出
而示之也雖外
以言教之彼中
無受之之主則
聖人不能納之
於其入也不隱
臣吉甫云不能
推而納之謂
也又按隱括
也見盤庚孔傳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
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
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
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
也度數制度
名數也
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
十有二年而未得而陰陽道之所分也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
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
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
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言道之不可傳貴乎自
得也若未得道語起下
然而不可
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
雖聞道而過去也
外無正而

既云隱謂隱密
也一說隱疑強
字以形近訛謂
強聒也
又曰聖人不妄
傳道於人因彼
中有所受之主
而出之然非外
有能受之正則
不出而示之外
雖有能受之正
而中無其主則
不推而納之
不出不自用而
求正於人也不
隱不苛向而有
主于中也
人人可據

不行在外無就正之功雖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
由中出者聖人之道非外有能受
者則不出而示之也此言教者
由外人者無主於中聖
人不隱由外人者假學而成性者也內無所名公器也不
受之資則無以藏聖道也此言學者
可多取仁義先王之遠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
觀而多責名乃天下公共之物多取於已則思之者衆仁
義所以為名也不知仁義乃先王之傳念若久
處其間則凡觀乎此者皆吹求指摘於我
矣此言道之粗迹蒼度陰陽語起下
於仁託宿於義知遠廬之不
以遊逍遙之虛食於苟簡之
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為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
古者謂是采真之遊仁義則多造作多添設多假借至人
惟不久處故遊於逍遙之虛以逍遙

莊子內
卷之六
天運

人見我此美無待造作行所無事也食於苟簡之用以苟簡無待添設名則多相賈也其求易賤也立於不貸之圃以不貸無待假借不與物交承取至道必于此種境界若度內者則求道者應求之於此而已以富為是者不能讓

祿以顯為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會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闕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以富顯引起重親權上說操之慄舍之悲鷄肋之戀怨恩人人有之此反言不知采真之遊而求用世之苦苦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惟循大變無所淫者為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

至人有采真之遊則親權皆屬外假矣然惟不以權之操舍為心之變遷方能用權也八者正人之器所以為權其心以為不然者也正者正也言正之所以為正者此也

若其心以為不然未免有見於外無王於中則天門不開矣

若其心以為不然未免有見於外無王於中則天門不開矣

矣天門道之門也

淮南蜂蠶而神不能慙蠶魚嗜膚而知不能

平昔夕同焦註依無為之風而動也傑然自負是建擊也

擊也

○此段為求道者而言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政軒嗜膚則通昔不寐矣

音阮 喻語不甚痛切

夫仁義憊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

傷通

擊之轉音

竊西藏書

段內數語填人何若如此

夫鷓不日浴而白鳥不日黔而黑

喻語淺俚

黑白

之朴不足以為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為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吻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

竊大宗師篇內數語填入

何若如此

三十一

天運

卷

營合也

既曰僂也文曰
我何前僂而
後恭也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
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
四字何說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嚼予又何規
老聃哉鄙俚至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
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
老聃○子貢亦須自呈門面老聃方容一見怪道今人初
見問不曰某名公係我通家則曰某貴人係我莫逆
也真可大老聃方將偕堂而應徵曰子年運而往矣子將
發一笑
何以戒我乎是言或為謙乎或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
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為非聖人如何哉

沈註時無不孝
之人哀至則哭
不哭不為不孝
不非不哭亦不
為失就若後世
有不哭之說故
不至哀而強哭
哭以為人非其
親耳故貴帝之
時不哭不非皆
淳之民也堯時
民心尚親既尚
親則不可與疎
者無倫而降殺
之服起焉分別
既與而不非
者以親三為俗
故也速而成者

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投舜舜授禹禹
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
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女三王五帝之治天下
着二個小子少進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民有其親死
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為其親殺
其殺而民不非也使民心一使民心親似以黃帝與堯為
善至舜禹方為不善矣下面不特將五
帝一併抹殺且曰及於三皇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
自相予膺至此可發一笑
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未至於
時使知人之姓名為誰言則人始有天矣○說至此是作者筆
枯思竭之後無可柰

亦速而死則人始有天者
陸註人有心謂札棟變詐之心朱註而天而守本於字傳錄之誤也言自立一種方法於天下非天生人道之所同也或曰各分親族種類也

何只得以此窺人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耳。寬若之態如見。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為種而天下耳。兵有順以用兵為順事也。殺人者死殺盜者無罪。故曰殺盜非殺人。各私其私互相警備。天下皆然。故曰自為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言機警之心起於家室。施於男女。早婚少娶不循人道之常也。何言哉。歎其言之無益也。此段至末皆屬廣筆。窺入蓋乘前後皆有老聃對孔子語。下面又有風化等說也。余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三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憮於麀薑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又竊法。蓋篇數語。填人。何若如此。而猶自以為聖人。三皇五帝何嘗自以為聖人。

鮮規小虫也。云小獸也。陸云無考。蓋亦多有而害物者。

焦弱侯曰。鈞取也。
或曰。通雅。鴟鵂。鷓。一字之轉。

不可耻乎。其無耻也。子貢蹙蹙然立不安。此段細閱無甚意味。且皆多背馳詞。多膚淺。中間將三皇五帝一併駁斥。試問之三皇以上。尚有何代聖君。可以錄取者。此等大言。徒來有識者東里子伯之困也。魚目混珠。何待指摘。而後見邪。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熟知其故矣。以好者七十二君。好。于同。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鈞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辨析甚細。立議爽快。夫白鴟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相

莊子內
卷之三
天運

司馬云相傳風氣而化生
或曰按通雅喜鵲乾鵲陸佃曰傳枝受卵不墮地故曰乾鵲鳥鵲傳枝而孕生也因傳枝而名鵲鵲也
鳥鵲鵲是性須交合也魚傳沫是不須交合也細腰者化本異而其性易合也有弟而兄啼木同而其性易禽也性已不同則

以神相感也。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蟲鳴以氣相感也。生子也。

類自為雌雄故風化。類獸各自為牝牡出山海經此皆感之以無迹也。性不可

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

失焉者無自而可。若是者凡以性殊而不可易命定而不可變時行而不可止故道亦貴於通而不可壅滯也是所貴於得道者矣。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

得道則為感通之本何所不可哉。

丘得之矣鳥鵲鵲魚傳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

丘不與化為人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四句胎卵濕化俱在其中鳥鵲鵲鵲

乎而生也魚不交但仰其所吐之沫細要蜂也視子相類

有弟而兄啼母孕翁而兄病也此皆自然而能自然者

則與化為人矣。○議論奇確莊叟之善體。老子曰可丘得物情乃爾龍門所謂其學無所不闕者也。

我須隨物性而化之我苟不能隨物而化物安能隨我而化哉此種妙美天然所列向來註家夢中說夢糊塗了事良可歎也

之矣。此段為以道化人者而言。

道者自然之用也行之於有名有迹之外而求之於無

名無迹之先斯得之矣顧道之原出自天地而備於帝

王者也乃天地之化人莫不知其然而究莫測其所以

然則六極五常固有神其用於無窮者帝王之治成德

備蓋以此也是故道之不渝至人所以無親也道之可

載天樂之所以無聲也則名與迹無足為道也審矣然

行道者每欲寢卧於已陳之芻狗求道者每欲久處於

先王之遺廬豈知有無方之傳可以應物而不窮采真

三

莊子因卷之三
之遊可以循變而無湮也。邪。惟能與化為人者，因以化入。則純乎自然之用，道之得也，無難矣。篇中言心乎道者，貴有神而明之之用，非按圖索驥者可幾。一意盤旋，卷舒甚幻。此在外篇為有數之文，但其中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一段，竟為贗手參入，遂使狗尾續貂，瑕瑜並見。識者憾焉。吾特拈而出之，所以駁莊而全莊也。

莊子因卷之三終

此中文字，皆屬
心術向來，皆屬
此中文字，皆屬
心術向來，皆屬

